

三十七

计



中国的士人读典籍，一般会从『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』的修身养性做起，真正能悟透治世的是没有，但不占大的比例。像赵普仅凭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者，毕竟是凤毛麟角，少之又少。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某某出版社



李子白，本名李锁成，生于1962年，陕北绥德人，当过两年大学老师，干过25年警察，现供职于陕西省作家协会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、办公室主任，陕西省作家书画院秘书长，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

已出版文学作品《不知是今天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最后一片森林》以及诗歌集《情爱诗章》。

三十七计

李子白◇著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三十七计 / 李子白著. —西安：太白文艺出版社，
2013.11

ISBN 978-7-5513-0626-3

I. ①三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75452号

三十七计

作 者	李子白
责任编辑	曹 彦 李 玫
内文设计	夏 焕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瑞升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插 页	2 插页
字 数	240 千字
印 张	18.75 印张
版 次	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626-3
定 价	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77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三十七计 / 001

新闻 / 025

切割高原的河 / 059

乞杀 / 065

苍蝇的事情 / 069

水存 / 078

天地之约 / 085

天空案件 / 092

乡下二舅的黄金周 / 098

设计死亡 / 101

放飞 / 108

散文随笔

鸟瞰河山 / 112

踏青汉阴 / 115

华山登险 / 118

成吉思汗陵的遐想 / 121

情陷乾坤湾 / 123

榆卜界访景 / 126

港澳见闻录 / 128

新区元驰 / 132

绥德汉子 / 135

吃瓜 / 137

生活在英雄们中间 / 139

真情最久远 / 142

原配的质量 / 144

斗烟的事 / 145

静享阅读 / 148

看太阳 / 151

我的快乐 / 153

有话不想说 / 155

戚戚子良 拳拳子心 / 157

短信感受 / 159

真人：君特·格拉斯 / 162

有一位作家叫柳青 / 164

与李敖的女儿李文一同就餐 / 166

百年榆中教师节庆随想 / 168

记忆的2008爱恨交加 / 170

网络敬畏 / 173

义愤的冯锦华与无知赵薇 / 175

全球化进程与民俗文化生存 / 177

后非典时期的观念疏理 / 179

欢乐的悲凉 / 181

从私奔酒吧到手足专卖 / 183

拒绝参评文化偶像的理由 / 185

著名的过剩与鼓掌 / 188

所谓的变迁与纠结 / 190

“范跑跑现象”拷问传统 / 192

是我们调整处置上访思维的时候了 / 195

找我你没错 / 197
作为雷锋的粉丝 / 199
为取消陕 U 喝彩 / 201
“吹牛” 指南 / 203
“三乱” 的理由 / 205
谎言附会之美 / 207
完美残破论 / 209
规矩相对论 / 211
保护阑尾 / 212
人你不能太文化 / 214
周日的自我设问 / 216
读《古炉》札记 / 218
勘查使现场价值显现 / 226
走近远村 / 229
点击龙云 / 231
诗性的李岩 / 234
追寻历史的故乡 / 236
比喻行进中的叙述 / 239
被迷惘与困惑纠缠的欲望抒写 / 242
豪气与柔曼交融的周边生活 / 245
警魂飘逸 诗心徜徉 / 247
激情流溢的警魂 / 249
写驴之技亦关情 / 251
秦风唐韵一壶收 / 253
所谓宁馨 / 255
由传统走向遥远 / 257
沧海有情画桑田 / 259
在“任上” / 261
富贵不能长宜子孙 / 263
国家分裂之美国苍蝇与有缝鸡蛋 / 265
“靖国神社” 洗涤计 / 267

伊拉克战争：无法搁置的话题 / 269
奥巴马获奖与中国和谐社会理论 / 272
见证历史：榆林的春天 / 274
保卫延安：中国史上的红色记忆 / 278
抗日记忆：中华民族永久的痛 / 280
点缀深幽的文学夜空 / 282
在榆林作协小说座谈会上的发言 / 287

后记 / 293

楔子

认识苏子是从喝“花酒”开始的——

什么是花酒？你问我？！我也这么问千子来着。我问他花酒是用什么花酿的？我听说过吴刚捧出的桂花酒，看过唐诗里提到的菊花酒，品尝过滋味浓厚的稠酒，也曾喝过一种度数很低的花雕酒，当然还有陕北老家滚滚的米酒，不是我谦虚，我还真没喝过叫花的酒！

千子冲我期待的神色笑咪咪了很久，猛然厉声变色：呆子，这种酒是用“花花心肠”做的！你真要喝了就会神魂颠倒，终身恍惚。

我幡然会意。千子一脸坏笑。

到席上，果真有四名佳丽在座，与一位穿着考究，仪表堂堂的帅气小伙忒显熟络。嗲声嗲气，苏主任、苏哥叫得麻酥忒甜。千子介绍苏子，咱哥们，是城管办的办公室主任，叫苏子得了。苏子站起来摆摆手副的副的地谦逊坐下，介绍邻座一位年龄稍长的年轻人给我，这才是我们主任，鹏哥！鹏哥略显老成地欠一下身算是打过招呼。千子把我介绍给他俩时特别强调了我的文学成就——是文采飞扬那种，出版过几本文学专著，网络的博客点击率很高，粉丝众多；最主要的是除了县中学教师的身份，还兼着市报特约记者，云云——我也玩的玩的谦逊两句。过了。让我有点尴尬的是，四个大男人每位身边坐了位姿色不错的姑娘，都是二十出头。四位姑娘穿着光鲜，倒没什么奇装异服，庄重有文化品味的那种，是俩年轻人的同学还是朋友我不知晓。苏

子和鹏哥三十岁左右，比我和千子小着十来岁，我不知道千子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对忘年交？！我思谋，尽管俗话说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”，可我一个当教师的，这种场合传出去一定是街谈巷议的噱头，小报小刊颇感兴趣的花边绯闻，让我今后怎么为人师表！千子看出了我的疑虑，悄声说没事，在雅间，也就是坐坐。

菜品摆了一大桌。苏子坐得有点不耐烦，说人齐了，大家忙了一周，今儿星期五，放松放松，喝酒！我瞅桌上放的是国窖1573，“花”的一声还没出口算彻底明白了，喝花酒说的就是男女搭配的形式，并非真的要喝叫花的酒。

苏子发声，即刻杯光交错。客套过了，四位佳人似乎都是海量，虽各有伴，却都心仪着苏子，更愿意凑到他身前去敬酒。苏子一概来者不拒，有姑娘干脆坐他怀里发嗲。苏子酒意微熏，却看得精准，喊声嚷什么嚷？！别瞎了眼，你们陪不好我这三位哥哥谁都别想从我这儿拿钱。他们都是比我大的老板。围着他的另三姑娘这才悻悻地噤了嘴巴回到我仨身边。鹏哥身旁那位自称叫菲菲的，竟问鹏哥上不上楼，开不开房间？我身边这位自我介绍叫毛毛的，竟在我身上动手动脚，胡乱抚摸。我真的被吓着了，连喊姑娘，自重自重！苏子和鹏哥们哈哈大笑。毛毛仿佛受了鼓励，干脆解我的衣扣，伸手在我的前胸游走。我气急败坏地轻声呵斥，松手，别下贱！在座的全部停了手脚定格。毛毛更是坐到一边不再理我。苏子见我无兴趣，让四姑娘来拿钱。利索地每人发了二百元。姑娘们嘟囔就这么点？苏子给每人加了一百，吼声都走！姑娘们叽叽喳喳我们还没吃饭呢，苏子变色喊滚，都他妈滚出去！姑娘们不以为意，似乎早已习惯，离开前动手卸了桌上葫芦鸡的鸡腿鸡翅四大件，让原来色香味形俱佳的葫芦鸡赤身裸体般没了形躺在桌中间。

我吃惊地冲苏子和鹏哥，怎么，她们不是你们的朋友或同学？！千子答，说是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。我问真的？真是斯文扫地！不是我悲观，不管她们是不是大学生，我是彻底明白了，她们就是叫来陪酒的小姐。鹏哥说不好好学习，吃青春饭也能当一种职业。苏子接茬，扯，眼下好好学习的也找不下工作，不早点物色人被包养或者嫁了，毕了业不得啃老或歇着？！谁也不与苏子争辩，这话题沉重，影响酒场的气氛。

大家不再说什么，虽说上了热菜还是沉闷。除了苏子一个劲给千子敬酒，反复数次地唠叨，千哥，你是我一生一世的恩人，我没别的意思，真心想让你过个轻松愉快的周末。鹏哥建议听听酒歌，大家认可。乐队来，唱一首敬一杯，被点听者就得喝。说是乐队其实也就是对小夫妻，音乐学院毕业后进不了体制，便自购了电子琴上街入市，你弹我唱，既是琴师又是歌手，两年下来在县城倒小有名气。《赶牲灵》《兰花花》《上一道坡坡下一道

梁》，陕北民歌很优美，歌手很专业，电子琴弹得像自带了乐队。也许是科技发达的缘故，让新民歌失去了产生的土壤，歌手唱得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曲。沦落于酒肆茶楼的民歌，其实都已变味。与哀婉悲凉的清唱相比，多了商业气息……

苏子醉了，很沉的那种。他独自趴在桌上嘟囔：我不是富二代，我只是沾了富二代的边；我不是知识分子，知识分子是那种有思想、有文化、有成就的人。我不是吃软饭的，我有许多宏伟的夙愿。千子和鹏哥也许习惯了他这样，我却是第一次见，左顾右盼，无所适从。搀扶了苏子走出酒店的门，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平稳地停到跟前。鹏哥让我和千子一块上车，我说我想在街上走走，千子愿与我同行。车走了，我们行走在大街上。我问城管办有这么好的车？千子说哪跟哪儿呀，那是苏子的座驾，知道么，是他岳父给他买得配有司机的专车。知道我惊讶，又说奥迪Q3，配置很高，得好几十万，哪是咱工薪阶层可以考虑的款。我诧异地在暮色中向千子望去，真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。我说真没想到，你有这么有钱的朋友！今天这一席，少说也得个三千两千吧？！千子哈出一口白气，缓缓地用一种无奈的语气说，多吧，光那两瓶酒也过了两千，热菜里佛跳墙和烧河豚两道也得两千，别忘了还有两包九五至尊的烟，加上陪酒小姐和乐队的小费，少说也得五六千元。我吃惊不小，说这么说我也吃过大餐？靠，有钱人真是糟蹋钱。千子哲人般沉吟良久说，其实富人的有些消费压根就是烧钱，没什么道理。唯一的道理就是有钱。轮到了我无语。许久，我问千子什么时候成了苏子的恩人？苏子是不是经常这么请你？千子深陷在沉思中，仿佛回应又似乎自言自语，也不经常，也就是今年苏子到城管办后聚了几次。我说，公务员真好，常有人请你吃饭，你又不需要花钱，这部分也可以算进灰色收入里面。轮到千子开始审视我了，说别这么酸好不好！就这风气，你我谁能撼动了一丁点？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洁身自好。我请你来，就是想让你了解了解苏子的经历，写写这个人。我隐约感觉，他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一类人的典型——

我说，那你得告诉我苏子的基本情况。千子说，这自然，我会安排你们见几次面。熟了，你再听听他怎么说，然后你再作自己的判断，你我他三个人的视角，这样也许你能看到一个立体的苏子，看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一写！

天空中悄悄地飘起了雪花，轻盈地洒落在周边；足浴、歌厅、酒店招牌上的霓虹灯闪烁跳跃发出的七彩光束，被飘落的雪花分割出别样的彩焰。麟谷虽说是个小县，但就一两条新建的道路而言，你会短暂地恍惚身陷上海、北京无论哪个大城市的千孔一面。路灯灯光中摇曳飘洒的雪花，给人平添了些许幽深的迷惘与困惑，茫茫一片。

上篇

千子告诉我，苏子是个挺不错的人。可他不知道自己在和苏子的交往中究竟扮演的是个什么角色？！怎么？千子的神情令我更为费解。千子长长地嘘一口气。我等待着，千子却久久不言语，似乎忘了眼前的一切。

千子说，大概是三年前，对！是三年前春末夏初的一天，苏子来到我的办公室，进门略显拘谨地喊我叔——手里拿着手写的自荐书，恳求让他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。千子觉得好笑，你说哪个到就业中心来自荐的不是想找可以赚钱的工作，哪个不把自己的自荐书设计得漂亮有看点？而苏子拿的是手写体，工工整整，一丝不苟。当时我以为是想卖弄自己的字写得不错，想个性，于是问他怎么不用打印的。你猜他怎么回答？说付不起打印费没钱！

千子觉得兴趣，就让他坐下来。谁曾想他反客为主，拿了千子桌上的茶杯到热水器前给他把水加满，恭恭敬敬地双手捧到千子面前，叫声叔说你喝水！别别，千子又好气又好笑，短暂的瞬间以为自己是客到苏子的地儿串门，就说，我有那么老么？！你今年多大。小伙子答27岁。千子说，这么说我就大你9岁，咋就当得起叔？叫我千子，千哥好了。苏子笑笑说，咱不尊敬你么。

你说说，有这么尊敬抬举人的么！想让人帮忙咱都理解。但客气过头让人反感。

苏子说，自己是本县东北黄河岸边距县城百十里地的苏家滩那边人。为供他上大学家中欠了三四万元；可父亲病着，是那种隔三差五需要进医院的病秧子；地里的活靠母亲一个人撑着，顾得了温饱来不了钱；两个弟妹面临辍学。说什么他都得赶快往家里拿钱！原指望自己大学毕业能有个来钱的工作，不成想都快一年了，没一点结果。这一年里除了帮母亲打理打理家务，下地营务营务庄稼，就是四处跑工作。受得那份煎熬是四年大学生活根本没敢想的。他感觉自己老了，挺沧桑的。我们乡下的孩子不像城里娃，可以三番五次地复读，待来年再考。不是农村人现实，是生活在那儿逼迫让你等不及。苏子说，自己参加过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招录考试，笔试还可以，被面试撂下了。跑过县里几乎所有的单位，人家说有你这么找工作的吗？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团、国企基本都是体制，凡进必考，有编制。他告诉人家临时工也行，只要有工资。人家就是笑，说自己想得简单了，这些地方的临时工也要有关系。还是好心人告诉他，只要肯吃苦，又不计较编制，那就去打工或者来找县劳动就业中心。这

不我就到了你这儿！说这话时苏子一脸的期待和希冀！

千子说，你想想，在就业中心工作，经见的求职者够多，但像苏子这样的，还不多见。最关键的是他急等着用钱。我得帮他。刚好前些日子，县西南距城四五十里的圪堵煤矿矿长刘汉到我们单位来，问有没有愿意到矿上去下井的人。问了下工资，比一般的工作人几乎高出一倍呢。只是苏子是大学生，不知愿不愿意。一问，苏子犹豫了片刻，心一横说也好，管吃管住又拿钱，总比待在家给老人拿不了钱还得继续吃他们强。他说，要不是父亲有病，或许他早已经外出打工。看看含辛茹苦的母亲，他于心不忍，毕竟他是家中的长子。只是他听别人说过，炭毛（挖煤工）的老婆，肚皮都是黑的。我要有了老婆也是。苏子开起了玩笑……不知不觉间到了下班时间，苏子说什么也要请我吃饭，推辞不过，我让他简单点，主要是我有午休的习惯，我得余出点时间。当时并没去想苏子特别的艰难。但苏子既是感激又不失大方地说，没事，离家时母亲给了我五十元，够咱们吃顿牛肉面。听这话挺奢侈，千子一惊，等饭间装着上洗手间在前台开了账。饭罢，苏子知他已开了钱，掏出浸了汗渍皱巴巴的五十元，说什么都不行，要自己开。千子讲，你眼下困难，好歹我一月也拿着两三千。等你有了钱，请我吃大餐。他庆幸自己仅仅点了碗牛肉面，而且还自己开了账，要是点两道菜且没开钱，五十元花完也不够。那份尴尬想想都心酸。

也许是对门音像店的音乐哀婉，触动了苏子的伤感，苏子哭了，哭得唏溜哽咽。吓得老板跑过来问，该不是受了冤屈，或者是饭菜有问题？千子示意没事，老板才离去。苏子这才说，跑了那么多单位，自己可怜巴巴的，人家没好气，好点的说临时工也要关系，差劲的反问你是不是有病？撂句话就想找个单位，是不是太简单了点。打工去得了，那些地方不需要什么手续。四处碰壁过去看着就是一个词，眼下却成了感同身受的体验。灰心哪！有时候一个人在街上灰溜溜的，饿得蹲街边望小吃摊喉咙发痒。那份无奈差点让他动了轻生的念想。这下好了，炭毛就炭毛，反正能拿现钱，父亲可以治病，弟妹可以继续上学。千叔—噢千哥，你是好人！苏子的感激鼓励了我，帮他得帮到底。

吃过饭，给主任打了声招呼，我骑了自己的摩托送他到圪堵煤矿去上班，当炭毛的手续简单。苏子忐忑得有种新鲜感。到了矿上，矿长刘汉在，一听说是大学生围着苏子周身转了一圈，半信半疑，跟端详古董似的见到了稀奇玩意儿，然后拉我到一边问没什么毛病吧？我说想啥呢？人家是家庭困难，急着用钱，这才降低了身段。你还是关照点。刘汉狡黠地像在征询我的意见，关照是自然，我这儿仅有的一名大专生都在矿办。我看先让他锻炼锻炼，下井看看大学生和别的矿工挖煤有什么区别？我说，你是矿长那是你的权力！刘汉笑了，

灿烂的那种。

一月后，苏子来，换了身新衣衫。进门就喊千哥我请你吃饭！我笑问怎么大发了？他说这个月他领了6300元，比年长的老矿工都多，他年轻，加了班。这是他的第一次薪水，除了交给母亲的4000元，添了衣衫，还买了部手机，600元，你看看。脸上洋溢的喜悦和上次来时的愁眉苦脸恰好相反。他得意地附在我耳边低低地说，千哥，我还给自己存了一千。我说是留给自己结婚用的吧？他再次笑了，笑得开心自然。停顿的间歇，苏子流露出一丝忧郁，我问怎么回事儿？苏子说，这次回家告诉了父母自己的出息，母亲倒没说啥，只是千叮咛万嘱咐自个照顾好自个，下井后多操心安全；父亲却着气病情加重，唠叨供我上学，原指望入府衙，坐大堂，进出公门，没想到我读书十几年绕了一大圈竟做了高级“炭毛”，不念书去挖煤有多直接？！白白地让家里花那么多钱供我上学……直说得自己老泪涟涟。听得我感觉自己介绍苏子这份工作有些对他父母抱歉。还是苏子开通，笑笑说其实谁不想更好一点！这不就业压力大，毕业后闲待着的多么。现在总比待在家啃老强多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浪费呀……

那天我俩奢侈地点了三个菜，还喝了半斤酒。花了有一百元，苏子说什么都不让我埋单。说感谢人生路上的贵人怎能让贵人开钱！

隔天一大早刚上班，听说昨晚圪堵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，公安、武警、消防、安监、煤管和医护人员都往那边赶。我一惊，想到了苏子，更想到了前一天他所说他父母对现在这份工作的担忧和不安，他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介绍人罪孽。忘了给领导请假，骑了摩托一个小时到了圪堵煤矿——正赶上现场的人鼓掌，说是无一人伤亡！抢救工作很顺利，最主要的是井下的工人们自救意识很强，第一时间撤到了井口方向的高地，配合了救援。我悬着的心落了地，四处找刘汉，想问问苏子的情况。找着了，浑身灰头土脸。说话间，一阵救护车笛响，所有的出井矿工拉往医院。

刘汉的车来，他喊我上车，我说我骑摩托。他恨恨地喊上车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火。路上他只说了一句，苏子也在里面，剩下的就是一路沉默。到医院，护士拦截，说被救矿工都在重症监护室里，不让看，虽说没事，毕竟在井下十几二十个小时受了惊吓虚弱，得输两天液。媒体的记者也被挡在外边。所有无关的人都被劝离。悻悻地回了单位，一日里无精打采磨叽。夜晚，电视上播放地方新闻，是记者在采访躺在病床上的苏子，问他如何带领大家撤离。苏子回答，自己虽然到矿上时间不长，但他在这段时间里翻看了不少关于煤矿瓦斯爆炸、突出、冒顶、透水事故处理方面的书籍，并对井下的地形进行了观察，特别留心了矿区的结构，所以透水事故一发生他就及时地建议大家向离井口近的高地撤离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既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自己。看到这里我落

了眼泪。刘汉想知道，有知识的人和普通人挖煤有什么区别，这就是答案！

苏子的作为，当然感动了千子也感动了我。

出院后，苏子被任命为安全员，负责矿上的安全生产。虽说不用像工友们按时上下井了，但井上井下检查起来那才叫个细。反倒有两三个月不得见，我只好骑了摩托去看他。也就是到矿区的小酒馆里闲叙。数月后，苏子到我办公室来，进门第一句就问我今天想吃什么？我游移片刻反问，怎么，有好事？！前天我被任命为圪堵煤矿矿办主任，怎么样，贺一下？！我欣喜，这还用说么。那天我两都喝醉了。当晚，苏子没回去，和我上酒店登记了一个标间，拉了通宵的话。别的迷迷糊糊记不真切，只记得苏子似乎说过刘矿长怕他走，给了他矿上1%的股权，而且他的二女儿对他有意——

三月后，苏子带了二妮来给我下请帖，说是他们即将结婚，日子择在腊月初七。无论如何我这位恩人得到场参加他们的婚礼。在祝福他们的同时我答应了，一定去，怎能不去！二妮亭亭玉立，特别有形，一打眼真还吸引人。难怪这小子这么短的时间内一锤子定音。不等我好奇消解，苏子开始抱怨，办公室主任不好当，上管天，下管地，中间还得管空气。哪像副矿长，只管自己分管的一块。办公室主任却不一样，沓沓晃晃不敢有一点差池，有了就是你考虑不周，管理没跟上去——二妮坐一边欣赏地望着苏子说话，那份专注炽热属于情人的。我害怕冷落了准新娘，刚准备给他俩倒水，苏子说不了，他们还得到别的地方送请帖。说着就出了门。

婚礼办得盛大。婚庆公司包揽了一切——酒店、喜宴、乐队、摄像、礼花……婚礼的主持人——噢，也就是司仪，炒豆子似的爆了米花，滔滔不绝，口若悬河，你真不知道他从哪儿找了那么多练子句（排比句）堆砌在一起，热闹啊！镇上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来了，工商、税务、派出所、计生办、财政所，当然还包括镇长、书记一个不落。气派呀！我随了二百块的贺礼。礼簿处返还一张礼品卡，让吃完席领取。我多嘴问了一句，记礼的后生告诉我，只要来参加婚礼，每人一张千元的购物卡，外带男士一条爱玛士腰带，女士一盒迪奥化妆品。乖乖，就这气派！

陕北的酒文化讲究，仅仅是斟酒，便有许多说辞。比如说“牛眼睛”，那就是得把酒斟满，凸起来，表达友情深厚；单眼皮就是注入的酒要和酒杯口在同一个水平线，也叫一环；这里的双眼皮（二环）那是批评人，嫌你倒得酒望过去是两条线，欠诚意，溜滑耍奸。至于“望星空”、“探照灯”说得是杯中物喝得干净程度，自然有“点点罚，溜溜抓”的处罚措施。文化哪，难怪饮酒人乐此不疲，彻夜不休！

临桌坐了一帮小年轻，喧嚷特别有劲。先是找些刁难的题目与新郎新娘逗

乐，比如“猪八戒背媳妇”，比如“人工授酒（也叫高山流水），然后放浪形骸地喝酒。这行当，酒量大往往赢来佩服。因此有把测试对方的酒量叫量一量。更有文化人的调侃对联：上联是“神拳海量橡皮肚”，下联是“打遍天下无敌手”，横额为“酒中圣仙”。凡事喜爱过头便有失节。这不，一个说咱哥们喝个牛眼睛；一个说，你别在二环上游走啊，你以为双眼皮俊？一个说，单眼皮单眼皮！另一个回应，一环就一环。于是，临了，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有好几人。当然，我没统计清点。那得配专人。

饭后去了苏子新房，中式风格的家具不能说特别地高档，但都是顶级的厂家的产品。原木的书桌、衣柜、沙发、茶几，散发出一股本质的清香，古朴典雅中透出文化人的追求和气息。我暗暗地为苏子能有这样的结局欣喜。

有几个月没能见到苏子。新婚燕尔我没好意思去打搅。我时常为他从清贫变富有的突兀发怔，琢磨他在适应这一骤变过程时心里的那道划痕，真不知他是否坦然？！

恍惚间到了第二年的夏天，一个周末正思忖间苏子来了电话，问我愿不愿意到他的老家去住两天？我问骑我的摩托去？苏子在那头说，别，一会儿我来接你。到下班时间，苏子来带着车，是辆本田雅阁。他没进我的办公室，直接喊我上了车。到了车上一看，几月没见，苏子一脸阴郁憔悴，人瘦了一大圈。我问怎么有事？他说没事儿，多时不见了，想让你到乡下散散心。碍于司机，我没再问什么，只是说那我得给你的老人买点东西。苏子说，我带着呢。一路不再说话。夏天日子长，夕阳中路边的风景多是浓郁的树荫和茂密的庄稼，我一边观赏一边思忖苏子该没什么事吧！

到了苏子五孔土窑洞的家，是硷畔上的院落。院子里正在盖房，沙子、水泥、砖头、楼板堆了一院。天晚了，工人们都已歇息。

我第一次见到了苏子的家人：父亲患的是肺结核，瘦弱得脸色蜡黄，成天躺在炕上，动不动气喘吁吁；母亲干练硬朗，踢出打理，忙里忙外；苏子的妹妹高三了，戴副眼镜，小书生模样；弟弟尚小，初中生，无邪顽皮样。上前与老人问候了，苏子让司机卸下了带回来的东西。苏子指着两箱苹果说是我带给老人的见面礼。正在我心中慨叹苏子会做人之际，苏子的弟弟等不及，自己扒开箱子抓了苹果就啃，洗都没洗。苏子叮咛司机回去，路上小心点，然后帮助母亲拾掇家里的活计。没有预想的喧哗，村中的青壮力多已出去，有的甚至带走了娃，留守的老人孩子稀稀拉拉。有两个孩子来，苏子的母亲洗了苹果给娃。

饭后，苏子和我到村路上去散步。山月如同镶嵌在天幕上的玉片，山丘、树木、沟壑沐浴在月光的银辉里，舒适憩静。没了都市的喧嚣，没有霓虹灯光

的斑斓绚丽，能听见山涧蛙鸣和小溪潺潺的细语，能听到不远处黄河汨汨流淌的水声。如同久违了的水墨画，只有水和墨的交融，因为比例不同形成的焦、浓、淡、润、渴的丰富墨色。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古典，便有百般的珍惜。城市里待得太久，传统的感觉尽会失去。非常感谢苏子，让我重拾陈年的记忆。

苏子一路心事重重无话。我故意望着月亮问他，有心事？苏子迟疑片刻，好像就等着我问这句话，说都是二妮不生娃，不知哪听得生了娃身段会变形的鬼话，让天天盼着抱孙子的我爸我妈成天唠叨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快疯啦！我惊诧，不假思索地说，这你得好好劝劝她，这不女人的本分么。男人要会还娶妻干么！我劝有用吗？苏子不因我的幽默有丝毫的宽解，刘矿长和她妈说了她无数次，我爸我妈的话她更是当耳边风啦。过分得是，二妮的生活如同公式：起床—吃饭—打麻将—玩游戏—睡觉，循环往复，一元复始……就这，她还不知足，要在人前想起了我的什么不对，像训孙子一样训斥，让我没一点面子！苏子说。

我恍然察觉在苏子和二妮这种几近入赘式的婚姻中，苏子所占话语权力的比例。桌子高板凳低，这让我失语。但我仍然努力地说那也得想想办法！苏子用几近崩溃的语气问我，想什么办法？！无话。

回了家，我和苏子住在一间给苏子准备的窑洞里。苏子第二次在我面前落泪，是低低的啜泣。他说他请了县上中医西医名家，甚至还带了父亲到市上最大的医院找了专家，都是一句话，好好地惜护或许可延续些时日，年岁大了，医学有时也乏力。明白了吧，我爸的时间不多，所以我想在老人走之前能让他看到自己的孙子，能在新的砖房里住住。我是长子家中的老大呀！可房子一时半刻盖不起来，二妮又执意不生娃。千子只好低低地劝他，会好起来的，都会好起来的！

再一次接到苏子电话是一个多月后的秋天，苏子的父亲去世，我和刘汉一起去苏家滩参加了老人的葬礼。灵堂搭在院子里，盖好的砖房正在装修，老人临了也没能住一住；身着孝服的二妮肚子秕秕地傻立一边望着襄事的人们忙前忙后。村里的青壮力多数外出打工了，参加葬礼的人不是很多。来的除了苏子的朋亲、族人，多数还是矿上的工友。乡邻多是妇幼和老弱。

不久，苏子告诉我，岳父知道了他想入公门的想法。经过几番和他交流，最后说也好，待矿上再能耐也就是个副矿长的料吧，虽说不愁吃不愁穿不怕没钱花，可社会地位低下。公门里工资不高，可抬举的人多么。说完了，提了礼品四处托人。刚好，县城管办招录工作人员，苏子参加，中啦！这样我俩工作在同一个小城里，见面的机会多了。时间不长，苏子在城管办赢得了好人缘，很快由街上的巡查调整回办公室当文书啦。我去给他道贺。但苏子闷闷不乐，